

难言之隐

与棉棉、周洁茹合称为新新人类三剑客的卫慧，是一位唯美的女性心理探索小说作家。90年代末期步入文坛。2000年长篇小说《上海宝贝》问世，便轰动文坛。不久由于「原因不详」的原因而遭封杀：

封杀之后的卫慧没有消沉，而是积极地寻找

差距，进行自我反省，同时又不断地进行创作上的更新。这套《现代女性情感探秘》的产生，是她这8年来的精心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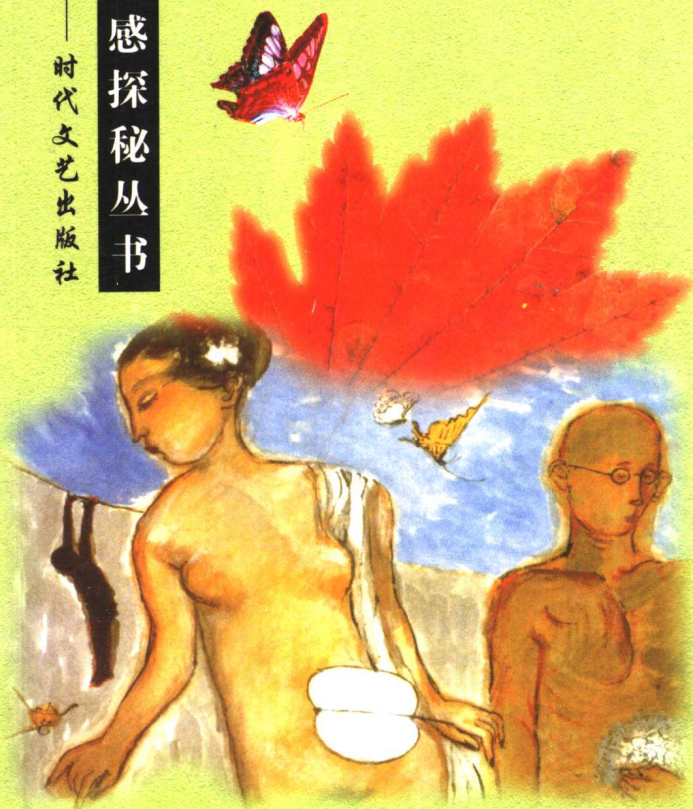
通过这套作品可使读者更清楚地了解到卫慧和她成长历程与情感世界。

卫慧在这套《现代女性情感探秘》丛书中以摇曳多姿的文笔，精巧自然的布局，明丽晓畅的语言，再次勇敢而翔实地探索了现代女性成长过程中那些属于日记内容的个人隐私。

现代女性情感探秘丛书

卫慧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卫慧作品集

难言之隐

卫慧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难言之隐

卫慧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12

(丽人行)

ISBN 7-5387-1779-X

I. 难...

II. 卫...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5071 号

责任编辑:黄茂初 技术编辑:易 平

封面设计:王 越

出版发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经 销 长春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长春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1

字 数 250,000 字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87-1779-X/I · 1684

定 价 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关于拍卖版权一事答记者问

● 《海峡都市报》记者 秦戈

记者：卫慧，10月初，本报刊登了你公开叫卖近期创作的长篇小说《云雨私情》、《性爱日记》的消息后，在新闻界引起轰动。请问，你当初以这种方式“叫卖”是出于什么样的初衷？是仅仅想让作品引人注目的创意吗？

卫慧：小说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既有一般商品的共同属性，又不同于一般商品，严格地说，小说是一种永久性的精神财富。既然是商品，就完全等同于一般商品，当然可以拍卖。实际上，这次拍卖既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今年5月初，北京一位文学前辈读了我的两部长篇小说后，觉得“耳目一新”，便提议我卖个好价钱。当时，前辈风趣地说，你爱好写作，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本来我也一直有这个想法，我们一拍即合。我想把拍卖这6部小说当作一种大胆的尝试，推动文学作品走向市场。此外，当时没有太具体的想法。

记者：你认可“此次文学作品公开高价拍卖，也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作家向国际惯例靠拢、文学作品开始走向市场的真正

标志”这个观点吗？

卫慧：我后来从媒体的报道中发现，本次“叫卖”小说，竟无意中创造了几个第一：首次同一作家“叫卖”6部长篇小说；叫价全国有史以来最高；中国加入WTO以后，第一个把小说当成商品拍卖的作家；第一个把小说分成“单行本版权”、“影视改编版权”、“外文本版权”、“繁体本版权”等版权“叫卖”的作家；把小说卖得最快的作家。由于有这些特殊性，大家提出了上述观点，是可以理解的，但至于是否为“文学作品开始走向市场的真正标志”，可能要留给后人评说。

中国加入WTO后，大家关注的是企业和经济问题，文学作品历来被忽视，甚至被漠视。这对作家和文化工作者来讲，很不公平。其实，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完全有理由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但因中国文人历来信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理论，作家一旦与市场打交道，似乎就沾染了铜臭味，就会招来非议甚至责骂，害得很多作家不敢往前迈步。这种观念在市场经济时代，是很落后的。在市场经济时代，作家不仅要会写作，而且要懂市场，这样才能真正“与时俱进”。如果这次“叫卖”小说能为推动中国文学作品“与国际惯例接轨、真正走向市场”出一点点力，我将感到很欣慰，并将为之继续努力。

记者：对于你喊出的价格，一些人持怀疑态度。那么，你觉得自己当初开高价的最大理由是什么？

卫慧：首先我认为这个价格不高，现在想起来觉得偏低。如果现在有人只以一百万的价格买下小说的永久版权，我是绝对不卖的。必须远远高于这个价格才愿意出手。认为部长篇开价百

万就算天价的人，骨子里多多少少有点轻视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和别的商品不同，别的商品的损耗速度很快，而文学作品完全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价值倍增。即使其有形价值不增，其无形价值也必然永远存在，起码可以成为作家及其子孙后代的“财产”。

现在的歌星，一个晚上的出场费动辄几十万元，但没有人感到惊讶，而一部长篇小说从构思到完稿，不知凝聚作者多少心血，只开价几十万就普遍感到惊讶，这是个重“娱”轻“文”的年代。这一点，连许多作家本身也常常瞧不起自己，总认为自己的作品不值钱，或像个小女人，不敢面对市场。市场经济时代，作家不应该再处于“阳痿”状态，该“愤怒”的时候，就应该“愤怒”起来。我很希望以后有人能把自己的作品“叫卖”出比我更高的价钱，不管卖不卖得出去，那都是真正为作家争了一口气。

记者：请问“叫卖”的第一时间有什么波折吗，除了后来的黄诚坚，还有没有相关人士曾经相中了你的作品？

卫慧：《性爱日记》报上连载的第二天，就有一名书商通过该报记者和我联系过合作出版的事，但我兴趣不大。后来，深圳一家颇有名气的拍卖公司老总也通过该报的一位工作人员主动找到我，想代理拍卖小说版权。这可能是我运气比较好的原因。

紧接着，著名影视制片人黄诚坚在厦门拍戏现场看到报道后，两次专程赶来深圳与我洽谈购买电视剧改编权事宜。我们谈得很顺利。其实，这时已经有十多名书商找上门洽谈，但我的兴趣是卖给出版社。

目前外界普遍有误解，以为我以一百万的价格把两部小说卖给了黄诚坚。香港一些媒体甚至报道为“成功拍卖一百万”。其实，黄诚坚买下的只是“电视剧改编权”。我现在还保留着“单行

本版权”等其他版权。拍卖会根本也还未举行。

记者：黄诚坚以改编池莉的《来来往往》、《生活秀》等小说而出名，目前这个影视策划人买下你的作品的电视剧改编版权，这意味着你将不断“火”起来。对于这样的结果，你感到满意吗？

卫慧：谈不上满意不满意。我只是感到卖得太快了，很意外。至于“火”不“火”，我觉得不重要，关键是作品要拿得出手。因为作家不是影星，人们关注的是他的作品，并非作者的人本身。

记者：原本你准备把作品的电视剧改编版权、单行本版权和
外文、繁体版版权捆绑拍卖，但现在只卖了电视剧改编版权，那其他三项的拍卖还将举行吗？大约什么时候？

卫慧：这个问题提得好，目前大家都在关注这个问题。我曾打电话问过黄：现在电视剧改编权被你买了，拍卖会还开不开？他的意见是照常进行，但拍卖公司的老板却有不同看法。这也是拍卖会一再推迟举行的原因。至于以后会不会取消，还得和他们商量。

记者：吴先生，据我所知，黄诚坚对你的作品在改编电视剧这个角度上评价很高，能否说，你在写作过程中，就为小说的创作方式铺下了改编影视剧的某些准备（如“匹配”影视剧的语言、场景等）？

卫慧：对。确实是在写作的时候，头脑里满是电视剧镜头。这可能是我想像力还算比较丰富的原因。黄诚坚当时看上这两部小说，除了他说的“语言和情节富有个性”外，可能这个特点也吸引了他。

一只鸟从头上飞过。瑶琴看鸟时，突然看到一团白色从阳光上落下来，正好落在新容刚做过的头发上。瑶琴“呀”了一声，这声音像一根刺，把绷得紧紧的会场扎了一下。会场有一点骚动，像是鼓胀着的气球在放气。瑶琴吓得赶紧捂住了嘴。正在台上念名字的厂长停顿了一下，眼光落在瑶琴身上，然后他读出了瑶琴的名字。瑶琴呆了。好多人都回头看瑶琴。瑶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次的下岗会轮到她的头上。

瑶琴觉得自己长得标致，厂里领导每回见到她都朝她笑。和她一起的新容总会在她的胳膊上揪一把说，看看看，领导又冲你笑了。瑶琴也觉得领导正是冲她笑的。美丽的脸谁都喜欢看，瑶琴想，她这张脸在领导眼里可不就是一道风景？所以她觉得自己肯定不会下岗，她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做。可是这天宣布下岗，她偏偏听到了自己的名字。非但她，全厂人都听到了她的名字。瑶琴一时间觉得自己的身体被根大木棒打缩了，又被一把利刀劈开了，人倒了下去，地上正好又满是尖刺。一种说不出的痛把她包围了起来。

早就做好了下岗准备的新容却没有下岗。瑶琴不禁回头看新容，新容因为兴奋，脸上红扑扑的。原来觉得她一点也不好看的瑶琴突然觉得她漂亮起来。于是她明白了自己下岗的原因：新容现在是风景了，而她这道风景已经老旧。原以为领导是冲她笑的，其实，他们的笑容是为了新容。瑶琴悲哀了起来，同时心里有了些愤怒。以往她是颇喜欢厂里那几个领导的，现在，这种喜欢

全都成了仇恨。瑶琴想，你们年年看我，把我看老了，就像扔抹布一样把我扔了？

瑶琴回到家里，忍不住呜呜地大哭了一场。哭得连晚饭都没有吃。她不知道自己怎么办才好。屋里很安静，没有别的人，哭得再凶也只有自己听。电话铃响了，瑶琴抹着眼泪接听电话。线那头的人没说话，就先哭了起来。瑶琴听出是新容。瑶琴心想，你有什么好哭的？新容仿佛听到了瑶琴心想的话，便哽咽着说：瑶琴，你一定会说我有什麼好哭的，可是……我就是想哭。我没办法。我以为是我不上岗的。我也没有去找人……我已经想好了自己下岗算了……瑶琴没听完，就把电话挂了。挂完电话，瑶琴不哭了，她想，新容现在一定哭得更厉害了。瑶琴有点想把电话再拨回去。她手抬了抬，最后还是放了下来。

屋里依然很静。静得似乎能听到空气的蠕动。如水的月光落在窗台上。瑶琴呆坐了一会儿，便找出了杨景国的照片。她上个月才把杨景国的照片全部收藏起来。因为上个月她让杨景国的照片陪她过三十八岁生日。她对着照片独自饮酒，饮着饮着，就落了泪，泪眼朦胧中，突然觉得照片里的杨景国死死地盯着她，凶凶的，一副对她很不满意的样子。这是杨景国从来没有过的表情，她很惶恐，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晚上，她搂着杨景国的照片睡觉，杨景国便从一片水雾里走出来。杨景国站在河的那一边对她说，他在那边很不快乐。不快乐的原因就是他答应过让瑶琴一辈子生活得幸福，可是他没有做到。他在那边的衣服一直都是湿漉漉的，从来都没有机会干过。瑶琴的眼泪已经流了十年，每一滴都落在了他的身上。他请瑶琴让他能够穿一件干爽的衣服。瑶琴听着杨景国的话，又哭了起来。瑶琴哭时，果然看到雨点在河那边直直地落在杨景国的头上。杨景国的衣服已经潮湿得紧贴在了身上。杨景国说你看你看。你笑笑好不好，给我一点阳

光。然后他就往回走。他走时，雨滴也跟着他。瑶琴呆了，然后她就醒了。醒后看到杨景国的照片上满是水渍。从这天起，瑶琴便收起了杨景国的所有照片。她想她得让杨景国穿一身干爽的衣服。她得给杨景国一些阳光。她得快乐。

可是，现在她却下岗了。下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她从此没有了收入，意味着她被她工作了二十多年的集体遗弃了，意味着工厂不要她了，意味着她从此是一个没有用处的人了。瑶琴想想就窝心，眼泪又忍不住一串一串地往下掉。瑶琴一边抹泪一边对杨景国说：对不起，又让你的衣服湿了。对不起，我马上就揩干。

杨景国与瑶琴的爱情故事，在他们工作的机械厂里像是一个很著名的传说。每一个新到厂里来的人，总能在第一时间里听到这个故事。故事多是这样的开头：十几年前……

十几年前，杨景国刚从大学分来第一天，他端着碗去食堂吃饭。因为不识路，便随意地找人询问。恰巧就问到了瑶琴头上。当然也可能是瑶琴漂亮醒目的缘故。瑶琴那时候有一个男朋友叫张三勇。张三勇人生最怕的事情就是怕漂亮的瑶琴被别的男人勾跑掉。突然见瑶琴在跟一个戴眼镜的斯文男人说话，气不打一处来，问也没问一声，上去就给了杨景国一拳。可怜杨景国来厂里后还没有认识一个人，就先认识了一个拳。杨景国的眼角当时就青了，碎掉的玻璃片几乎弄瞎了一只眼，眼镜无疑也废掉了。瑶琴气得要死，立刻就跟张三勇吵了一架。然后出于责任，她再三向杨景国道歉，带着他去了医院不说，还赔了他一副眼镜。以后每回见了杨景国，瑶琴总还有负疚感。杨景国是技术员，常下车间，瑶琴一见他来，就上前替他帮忙。结果这一来二去的，瑶琴就跟杨景国好了。厂里人笑死张三勇，说他一个醋拳把女朋友打进了别人怀中。

杨景国家在乡下，父母日出夜回，从来也没怎么管过他。他

觉得自己这一生是自己长大的。是跟着自家屋里的门坎一起长大的，是跟着村边的一棵树一起长大的，是跟着村头老独户陈老信养的一头牛一起长大的。后来他读了大学，因为穷，加上自卑，从来也不敢跟女孩子交往。他的日子过得粗粗糙糙。他总觉得无论他死了或是他活着，全世界都没有一个人介意。他来来去去总是很孤单。结果张三勇的一个拳头使他获得瑶琴的格外关照。这关照并不多，但一下子就彻底温暖了他的心。于是他爱上了瑶琴。像杨景国这样从来没有爱过的人，一爱起来就不可收拾。直恨不得瑶琴就长在他的眼珠里。张三勇为此又给过他几拳，眼镜碎了好几个，但这些都阻挡不了杨景国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爱情。

瑶琴跟张三勇本来不在一个小组做事，日子处长了，便走到了一起。两人过去都没谈过恋爱，也不知道爱情是什么。以为就是年龄相当，容貌上过得去，然后去街道扯个证，弄个房间一起过日子。这就算是爱情一场了。可是杨景国的出现，突然就让瑶琴的心里生出另一种渴望。她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渴望。她只知道每当杨景国专注而痴呆地凝望她时，她就会特别激动，就心跳得不能自制，就想倒在杨景国的怀里向他倾诉什么。有一天，她跟张三勇吵了架，她决定跟他分手了。这天晚上还下着雨，杨景国来找她。杨景国在她家门口等了好几个小时，浑身淋得湿湿的。瑶琴怀着委屈跑回家，突然她就看到了落汤鸡似的杨景国。瑶琴的心一下子就激荡开了。两人没有说话就先拥在了一起。瑶琴想哭，可她料不到的是，她还没来得及哭，杨景国倒先哭了起来。两人哭了好久，便觉得从此他们再也不想分开。面对这样顽强的爱情，张三勇也没有办法，只好悻悻退出。

瑶琴跟杨景国的恋爱是一场真正的恋爱。是好多女人都向往的那种恋爱。他们每天都约会，傍晚就牵着手去江边闲逛，一

直逛到夜深才回家。中午则不顾大家的观望，同坐在食堂的长凳上吃饭，像电视剧里的男女主角一样，把自己碗里的饭菜喂进对方嘴里。瑶琴不吃肥肉，杨景国就把所有的肥肉咬下来自己吃，而把所有的瘦肉都给瑶琴。瑶琴喜欢吃青菜叶不喜欢吃青菜梗，杨景国就会把所有的青菜叶都拨给瑶琴而把瑶琴碗里的菜梗全搯到他的碗里。每次吃饭时，杨景国都忙忙碌碌地做着这些。有几次瑶琴看着他这么执著地做这种碎事，眼泪只想往外淌。瑶琴想跟着这样的男人她这一生有多么幸福呀。怎么这么好的运气叫她给碰上了。这么想过后，瑶琴对杨景国就更加温柔体贴。过年了，杨景国往常总是回老家看父母，有了瑶琴后，他连老家也不想回。

瑶琴过意不去，催他回家，可是杨景国却说舍不得离开瑶琴。说他一天见不到瑶琴心里就慌，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觉得天地都是灰的。一番话说得瑶琴泪水涟涟，也就没有让他回家。瑶琴把杨景国的话转述给班组的姊妹们听时，大家也都泪水涟涟起来。都说如果能有一个人能对自己说出这样的话来，真是死也值了。只有张三勇说，这样的话也是一个男人说的吗？瑶琴没理张三勇，倒是班组的姊妹们群起而攻张三勇，说为什么男人就不能说这样的话？说这样的话令女人感到幸福为什么就说不出来？说出这样的话难道就丢了男人的身份吗？

有杨景国和没杨景国的人生真是太不一样了。瑶琴跟杨景国恋爱的那几年，越长越漂亮，厂里人都惊说，想不到最养女人容颜的东西竟是男人的爱情。在厂里，杨景国没有因为技术好水平高以及搞什么革新而出名，倒是他一往情深地成天要粘着瑶琴以至名声大振。全厂人差不多都认识他。有一回厂里工会组织五一节晚会，主持人为了搞笑，出了个测验，要女工们选出厂里最受男人欢迎的男人。没等他说完话，女工们就在台下一起喊了起来：

“杨景国……”厂里的副书记是个女的，她也跟着喊杨景国的名字。让全厂的男人大跌眼镜。跌完后纷然骂杨景国，说他搞坏了厂里的风气，破坏了厂里许多家庭的安定团结。瑶琴曾问杨景国介不介意男人们的笑骂，杨景国笑了笑，只说他们不懂，会爱女人是一种幸福。

杨景国一直想早点结婚，可是房子排队一时还轮不着他们，所以他们就一直恋爱。曾经在杨景国的集体宿舍里，趁同舍的人去看球赛，两人偷吃过几次禁果。有一次瑶琴没注意，怀了孕。杨景国悄悄带她到乡下去做了一次人工流产。那次以后，杨景国便尽可能克制自己。杨景国说，琴儿琴儿，我不能再伤你了，我只想要快点结婚。三年八个月的恋爱过去了，他们终于分到了房子。那天下班后，他们去看房子。这是个春天的黄昏，还下着小雨。瑶琴打着伞坐在杨景国的自行车后。一辆卡车疯一样冲过来。瑶琴没有看到。她只听到杨景国急叫了一声琴儿快跳呀！瑶琴不知什么事，通地就跳下车来。她还没站稳，就见汽车从自己身边擦过。杨景国和自行车都被撞到了路边。同时被撞倒的还有另一个女人。杨景国的头磕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鲜血满面。他溅在地上的血跟那个女人的混在了一起。瑶琴尖叫着跑过去。她哭着抱起了杨景国。瑶琴的哭声撕心裂肺。杨景国睁开眼睛，笑了笑，对瑶琴说，你别哭啊你笑笑。瑶琴呜咽着勉强咧了咧嘴。

杨景国说那我就放心了。然后就再也没有说话。这是杨景国留给瑶琴的最后的聲音。瑶琴痛不欲生，几次都想跑到那块石头上撞死自己，然后去寻找杨景国。但因为新容盯得特别紧，每次发现瑶琴有所动静，就拼着命叫喊着让人扯住。多扯了几次，便又把瑶琴生的愿望扯回了心里。瑶琴后来就不想死了。她想杨景国一定是不愿意她死的。厂里怜惜瑶琴，虽然房子紧张得不得了，但还是没有把分给杨景国和瑶琴结婚的房子收回去。于是

瑶琴就一直住在这个房间里。好多年了，一个人恍惚地过着。

瑶琴的眼泪已经干了。她用毛巾拭着杨景国的相片。镜框很明亮，杨景国在里面笑着。瑶琴用食指抚了一下他的嘴，然后用杨景国的羊毛衫把它包起，重新放回箱子里。瑶琴想，天已经凉了，再不能让杨景国的衣服湿着。

瑶琴把相片放好后，她又有些不安，心想或许杨景国的衣服已经被她打湿了。于是便走进卫生间，用洁面乳把自己的脸细细洗了一遍，然后抹上淡妆。瑶琴对着镜子笑了笑，她知道她这是笑给杨景国看的。而且杨景国一定看得到。笑过后，瑶琴觉得河那边有阳光喷薄而出，照耀在杨景国的身上。

可是，瑶琴却下岗了。

二

瑶琴的妈妈原是小学老师，老早就退休了。早退休的人虽然早些日子享福，可是工资却比晚退休的人要少好多。瑶琴的爸爸长年在地质队工作。回来后，闲不住，就开了一爿书店。刚开始时，书店生意并不好，饱一顿饥一顿地勉强维持个温饱。瑶琴的妈妈加入后，就在店头一侧加了个偏屋，对外出租影碟。附近有所中专学校，学生们常来这里租碟，生意慢慢就好了起来。瑶琴的妈妈便又把偏屋的碟架挪到了书店里，把偏屋隔成三个鸡笼大的小间。里面放上电视机和影碟机，每小间刚好坐两个人，用蓝花布幔隔断了外面的视线。这样，店里除了影碟可以出租外，这里还增加了看碟的包间。这一招，尤其受学生们欢迎。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成双成对的学生过来包间看碟。生意一下就火了起来。

白天也有人过来包间看碟片。看一张碟十块钱，不贵。就因为不贵，来的人才多。人换了机子却不歇，几年下来，VCD的机子都看坏了两台。

瑶琴很少回家。回去后看着年轻人搂着腰进她家的店里，她的眼睛就发酸。她想杨景国是最会搂人的了。杨景国用手臂搂着她逛街时，根本不用动嘴，她从腰上就知道他想要去哪里。她随着他手臂的感觉行动。杨景国想些什么会从他的手指一直传达到她的心里。这一切，前来看碟的男男女女们你们懂吗？

瑶琴下岗的第二天给她的母亲打了一个电话。母亲说你回来吧，厂里不需要你，可家里需要你。瑶琴被母亲的话温暖了一下。

瑶琴带着母亲的温暖在回家前先去了东郊松山上杨景国的墓地。因为心里头有一股温暖，所以这一回她没有哭。她像平素一样，把杨景国墓前的杂草清理了一下，将带上山的一把花插在水泥做的花瓶里。然后就蹲在杨景国墓前轻轻地问杨景国：我该怎么办？问完后，她没听到杨景国的回答，只有风声呜呜的。天凉了，瑶琴心知她不能哭。

瑶琴的妈力主瑶琴到店里来帮忙。瑶琴坚决不肯。瑶琴没说原因。她知道她可以任何事情，却不可能留在家里看这个小店。有一回，瑶琴去书店取东西，随便走到偏屋，信手撩开了一张布幔，看到两个年轻人正拥在一起，一边吻着一边看碟。瑶琴看呆了，心里头抖得像被狂风吹着一样。杨景国当年拥抱她的感觉猛然一下又将她裹住。结果她什么东西都没拿，跑回家去哭了一场。

十年都过去了。时间是很长很长的。长得瑶琴已经三十八岁，眼见得就是进四十岁的人。皱纹也业已从她的心里一点点爬上了她的额。可是在瑶琴心里，更长更长的是她和景国在一起的四年多时间。那所有的一切都密密集集地潜伏在她内心皱褶中。

瑶琴拒绝在店里做。瑶琴的爸觉出了瑶琴的心事，便对瑶琴的妈说，就别为难她了，让孩子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说完，瑶琴的爸又说，找个男人成家吧。景国肯定愿意你早些有个家。你总得靠着个人生活吧？要不，你这样过，你以为景国会安心？

瑶琴默不作声。这些话，她爸以前也说过，她不愿意听。现在她听进去了。她知道，这件事迟早得来。既然下岗了，那就来吧。

瑶琴的妈见瑶琴的神色，知道她心里已经开了一条缝。因为十年来，只要有人劝瑶琴再找一个男人，瑶琴都会立即板下面孔，堆一脸恨色地骂人。就好像对方是来抢走她丈夫似的。有过这样几回，便没人再敢开口。瑶琴的妈知道，一个人的心一旦开了点小缝，就能有清新的风挤进去。可能只是几丝丝，但也足能吹干心里面的霉斑，让霉斑的周围长出绿色来。瑶琴的妈在杨景国死去的这十年里，就这天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从父母家回去，瑶琴的心一下子就平静了。这种平静，当然不是一种安宁愉快的平静，更有一些像是心如止水，就此罢休的平静。瑶琴第二天就去厂里办完所有的下岗手续。本来她想去厂长办公室道一声别，走到门口，见到厂长正和书记谈笑风生地议论什么出国的事，他们的笑声朗朗，令瑶琴心下一阵索然。她便又退了回去。瑶琴转到车间交出她的工具箱。车间主任要她跟班组的人打声招呼，她耳边突然响起厂长和书记的笑，于是她的心又一阵索然，瑶琴说算了吧。瑶琴说完就自顾自地走了。她在这里干了二十年的活儿，走时却没有跟任何人道别一声。她心里很茫然，目光也很茫然。茫然得仿佛自己的周围是一片海，海面上传腾着雾气。车间里机器的响声和工友们遥望她的目光都溶在了这茫然一派雾气之中。

实际上班组的工友都看到了瑶琴，他们想叫她，可瑶琴的神情吓住了他们。他们眼睁睁地看着瑶琴走出车间。瑶琴的脚步

显得那么无力，背影的晃动透出深深的疲惫和哀怨。于是落在那背影上的目光都含有几分怅然和无奈。瑶琴就在这样的目光下隐没了。

瑶琴回到家，三天没出门。她用这三天的时间，把屋里的家具重新摆布了一遍。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些。她只是因为自己不做点什么就会闷死和愁死。第四天家里的事都干完了，瑶琴就不知道自己应该再干什么了。她便躺在床上。她觉得屋里没有活动的东西，空气都仿佛凝固着，把她和房间凝固成一个整体。

瑶琴想，就这么躺着吧。什么都不去想，连杨景国也不想。

三

傍晚的时候，瑶琴的妈敲开了瑶琴的门。瑶琴懒懒地从床上爬起来。头发凌乱，面带倦容。瑶琴的妈惊叫着说，我的天我的闺女，你这是怎么回事？瑶琴说没什么事，我就是睡得好累。瑶琴的妈说那就起来休息休息吧。

瑶琴的妈喝了一杯水，看着瑶琴梳头洗脸，换上了衣服，方说五中的校长是她的老朋友，也退休了。今天过生日，邀了他们几个退休的校长聚会吃饭，讲了一些闲话。五中的校长说起他学校有个化学老师，姓陈，人品特别好。老婆瘫在床上九年多，他一直尽心照顾。电视台都报道过他的事迹。半年前，她老婆死了，大家都在张罗着帮他找对象。五中的校长说这样的男人，心善，在而今是太难得了。瑶琴的妈当时就说，像她家的瑶琴，忠诚又痴情，爱一个人就爱到底，也是难得的。旁的校长们就都说，要是把